

儿童文学修补的是孩子的内心

黄煌

书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作家诺亚

“儿童文学是具有疗愈儿童，甚至是疗愈成年人的功能的”儿童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对作家本人，对儿童读者，对成人读者，答案都不一样。

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诺亚(本名彭湖)在其最新作品《白夜梦想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中，用梦境和现实创作了一个既富有想象力又具有深刻内涵的长篇童话作品。作者将《西游记》这一古典文化记忆，经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实现融合，派生出一个富有新意的独立文本。在虚幻梦境中，主人公“梦想家”是师父，骑着“白龙马”牌自行车，带领大师兄“北极星”，二师兄“豚鼠”，三师弟“海獭”，一路往北，帮助“北极星”寻找故乡……故事的最后，主人公“梦想家”回到现实，在病床上醒来，故事戛然而止，引发无穷想象。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诺亚此前曾出版过《画镇》《黑的白的全都可以》等作品，获“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曹文轩儿童文学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

好的儿童文学，既疗愈作者更治愈读者。在书中，“北极星”一角一直以指引者和陪伴者的形象待在“梦想家”身边，它从不告诉“梦想家”，你应该这样和那样，而是通过一次次的冒险，让她认识自己、肯定自己、爱自己，告诉她“我觉得，你喜不喜欢自己，更重要”。近日，诺亚接受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她说：“长大以后我想过各种方式让自己开心，但都没有成功，直到我开始写作儿童文学。”“希望(通过作品)告诉孩子，生命中有死亡，有别离，但生活还是要继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

记者：可以介绍一下《白夜梦想家》的创作过程、时长、灵感来源吗？

诺亚：《白夜梦想家》的写作从初稿到最终修改完成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最初我只是想要写一个向《西游记》致敬的作品。初稿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父亲忽然重病，写作停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后来他的病情出现转机，这种奇迹让我感觉到也许我可以在创作中加入新的东西，一些关于自己，关于孩子，关于爱和生命的话题，于是我重新构建大纲，删改剧情，最终变成了现在看到的《白夜梦想家》。

记者：您以重走《西游记》为故事框架，却将传统冒险转化为一场安静的心灵之旅。怎么会想到选择梦境与现实交织这种叙事结构来描述这个故事的呢？

诺亚：这其实还是跟我父亲有病有关。当我知道他重病的时候，几乎每一天，我都是精神恍惚的，那个时候我也常常梦到过去的事情，醒来后经常分不清哪里是现实，哪里是想象。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我继续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忽然想，其实梦境就是我们现实的内在，也许我的写作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反复切换，来回跳跃，通过现实和梦境的双重交织，全方位地描写出一个人物真实的样子。

记者：您曾经说过，这是一部“献给父亲的长诗”。能否分享一个父亲与您相处中最让您难忘的细节？这种“隐晦的父爱”如何转化为书中“北极星”这一角色的内核？

诺亚：我曾经喜欢集邮。有一次跟父亲闹矛盾，我气呼呼地上学。中午我从食堂吃完饭回到宿舍，发现床铺上多了一个信封，里面放着许多撕下来的邮票。我知道父亲来学校了，但他没有跟我打照面。他不知道怎么道歉，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了。父亲一直如此，他羞于表达爱，但我喜欢吃什么菜，他就一直做，我喜欢什么东西，每次过年他就大堆大堆地买。

所以在“北极星”的创作上，我也让他成了一个不会直说许多话的角色，他从来没有正面承认过自己是“梦想家”的父亲，但许多细节都会对他进行描写，比如在第一次谈到豚鼠父亲的时候他会突然地打断，比如他会一遍一遍地对“梦想家”说“对不起，没有保护好你”。他嘴硬地说“我是一颗北极星”的时候，像极了那个沉默的父亲。

记者：在现实中，许多孩子可能像“乐安”一样，通过虚构故事弥补现实缺憾。您认为儿童文学能否真正疗愈孩子的现实伤痛？儿童文学作家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诺亚：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是具有疗愈儿童，甚至是疗愈成年人的功能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所有作品首先是为自己写的。就像书中的“乐安”一样，我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不健康的身体，不怎么样的人际关系，被排挤、被孤立，然后从不快乐的孩子长成了一个不快乐的大人。长大以后我想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开心，但都没有成功，直到我开始写作儿童文学。我为自己造一座城，我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是猫或者我的狗，我是我的全世界。人必须先治愈自己才可疗愈别人，人也必须先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是儿童文学给了我爱人的能力，我也想要用它给别人带去光明。

身为儿童文学作家，我们有着天然的责任和义务去告诉孩子一切美好的品质，善良、真诚、勇敢、正直、独立……也要告诉他们爱和希望。我们修补的是孩子的内心，而只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才能帮助他们去抵抗风雨。

记者：书中豚鼠爸爸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被您称为“生活智慧”。在儿童文学中融入此类朴素哲理时，如何避免说教感，让孩子自然接受？

诺亚：我觉得在谈论哲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忘记谈论哲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自己的作品里插入怎样的主题，阐述怎样的寓意，从头到尾我只想写一个能让孩子喜欢，也让我自己喜欢的故事。我相信，如果一个作家他的内心是正直的、善良的，那么他所书写的故事就必然带有温度，而这样的故事也必然会带上朴素的哲理。

记者：如果您能对书中“梦想家”或现实中与她相似的孩子说一句话，会是什么？

诺亚：“做自己”仅仅是这三个字，但这也是我愿意告诉每一个孩子的话。当我小的时候，也常常想做别人，我想成为别人的孩子，就是不想做自己。我爱世上很多人，羡慕很多人，唯独不爱自己。长大以后，我对此感到懊悔和羞愧，我开始更加爱自己，肯定自己，最终成为了我自己。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记住并且践行，我们要发现自己的优点，肯定自己，承认自己，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记者：您提到“成人的想象力在儿童面前显得匮乏”，但写作终究需要成人完成。您如何调和“孩子般的天真视角”与“成人作家的理性构思”之间的矛盾？

诺亚：在我身上这种情况或许不能称之为矛盾，孩子与成人加起来才是完整的我。我相信，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身体的一部分还是孩子。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写作本身就会不自觉地带上两者的特性，我不需要去寻找孩子的视角，因为大多数时间我看待问题就是这样的视角，但在这样的视角里，我又会更加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进行阐述。就像书中提到的豚鼠爸爸的智慧，我们希望告诉孩子，生命中有死亡，有别离，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记者：近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宣布停更，称作家必将被AI取代。您如何看待AI工具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

诺亚：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朋友也进行过多次讨论，但我从不担心，因为我觉得至少在儿童文学这一块，AI是无法取代作家的。儿童文学所蕴含的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儿童文学作家强烈的自我风格也是很难被模仿的。很多人觉得《白夜梦想家》这本书的想象天马行空，但其实这是我写的所有童话里最保守的一个，依靠逻辑推算的AI，大概很难复制没有逻辑的我。同时，我对于AI的态度也不是敌对的，我想跟它们成为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写作，彼此比较，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书房的故事

卧拥书城

何亮

我15岁就参军了，到东北某导弹基地当气象兵。当兵就得过集体生活。即便提了干成了家，有间专门的书房也是不易，这么多年我便是这样过来的——在气象站干了两年，17岁因个头儿蹿得太高被基地篮球队调去打球了，住的时候是跟连队一样的大通铺；20岁时又调入北京的兵种专业队，住4个人的小房间；球队退役后到机关当干事，仍是和别人同住单身干部宿舍。后来结了婚，因爱人任在东北某地调岗甚难，我那时也通过自学高考拿到了中文专业的文凭，便主动要求调往西安一所军校任教——学院政委是我在基地球队时的老领导，允诺把我爱人一起调来团聚。

这才算有家了。但是，书房还是没有。学院按营职标准分给我两间房，我和爱人住一间，保姆带着孩子住一间。作为文化教员，我要备课、写论文，还写小说，都只能在办公室挑灯夜战。后来女儿上幼儿园，保姆也辞退了，我便把那间房重新布置，添几个书柜和写字台，但仍给女儿留张床，晚上她一人睡白天，白天就可做我的书房。有了这点儿条件，我便跟教研室主任请示：除了室里开会学习外，我是不是就别去坐班了？我在家中多读勤写，保证为教研室多出些学术成果。主任开明，颌首一笑，算是默许。全军较早将美学引入军校教学的读本《军人与美》，获首届“当代军人喜爱的军版图书奖”一等奖的《当代走进军营——士兵与军营亚文化》，就是在我女儿这间“闺房”兼我的书房中写出的。

1991年，《火箭兵报》创刊，我调入北京当记者。此时我职级虽升至副团，但因机关住房紧张，只能借朋友的房住了半年，后又跟报社同事合住一套三居室好几年。合住期间，我把一间带阳台的南房当卧室，在封了塑钢窗的阳台上支一小桌，放把折叠椅，两侧各摆一书柜，就算是个小小书房了。还起了个名字，叫“三阳斋”——晨迎朝阳，午沐正阳，晚看夕阳。只不过上头有两道晾衣竿，每次洗衣都得在卫生间把水洒净才搭过来，我常在恍若经幡的衣物下写稿，闲读。只要通往房间的铁门关紧，也就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后来资历渐增，忝任高级编辑，分得一套四室一厅的新房。按说终于可以圆我的书房梦了吧，但我在偌大的毛坯房里转悠时，却忽生一念，算了，还是别专设书房了。是我不爱书了吗？非也，而是太爱书了，太想与书为伴了。所以我让设计师把一间次卧只留出单人床的床位，除了临窗置一写字台，四壁皆填以书柜和书架，既是卧室也做书房。这样吧，老婆大没意见吗？这就得说到我的毛病和陋习了，一是睡觉打鼾，二是熬夜太晚，没条件时她只好忍着，这会儿我自愿跟书去睡，她开开心着呢。

原本可做书房的一个小间，也如法炮制，成了刚上中学的女儿的闺房兼书房，也是一张小床两壁书架——她的书别太多，书架有一半被我占用，我把一些有可能诱她去读的书籍在她那儿。

客厅的墙壁也没闲着。定制了一排高达天花板的书架，搁些已经读过的不常用的书，也有些大部头的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通史》等等，大抵只起些补偿作用和带些自炫意味，其实没怎么读过。真正喜读的和常需查阅的书，我都放在卧室了，最常用的就堆在写字台右边的书架上。床和写字台间有少许空隙，放下床头柜，就弄了只原本搁花盆的上下三层的金属架，塞一些我百读不厌的或是睡前翻翻可怡情的书，如《蒙田文集》《罗素文集》，伏尔泰的《哲学词典》，米沃什的《站在人这边》，以及《庄子注疏》《苏轼全集》《容斋随笔》等等。

卧拥书城，感觉挺好。



《白夜梦想家》内页

图有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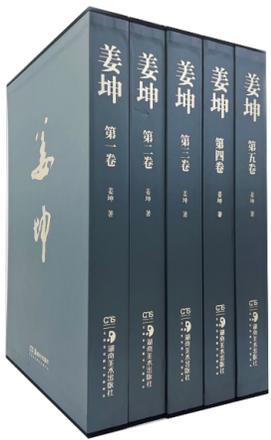
笔墨山河间的艺术史诗

吴海恩

姜坤(1940—2022)，湖南邵阳人，196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现为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画研究院专职画家。他以深厚的艺术造诣、多样化的创作题材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画坛占据重要地位。

《姜坤》(湖南美术出版社)共分五卷，收录从1957年到2022年的姜坤先生作品，分年代表现姜坤先生不同时期创作风格，佳作精彩纷呈。

《姜坤·第一卷》主要收集整理姜坤从1957年至1990年的革命历史画、主题性创作画、山乡人物画和名山画创作，是对其早期绘画创作的回顾和梳理，他以工笔画形式体现了艺术家无限真诚的赤子之心。画册中有《泥木工人大罢工》《长沙笔业工会成立》《回韶山》《指引金光道》《故园情》《彭大将军》，这些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所具有的影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姜坤·第二卷》主要是1984年至2006年间的人体艺术中国画，这是对中国画的一次挑战性的创作；《姜坤·第三卷》是以黔东南及湘西山水为主题的山画、人物画。歌颂美丽乡村和当地勤劳的人民，是代表湖湘文化的典型绘画作品；《姜坤·第四卷》是关于长江源头和沿江两岸的风土人情的创作。姜坤先生1985年开始第一次去青海溯源，收集创作素材。1996年至2019年，他先后五次赴长江三峡进行采风写生；《姜坤·第五卷》收录了姜坤先生写意花鸟画创作，表现了自然界中花卉在中国水墨语言中的独特形态，气韵生动自然，是先生晚年水墨创作中的一



批精品。

《姜坤》以时间为线索，通过新的编辑视角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展现了他一生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变，呈现出他在中国水墨山水、中国水墨人物画等方面的深入探索和对中国画坛的重要贡献。全集收录的作品涵盖革命历史画、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多种题材，正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原馆长陈履生老师的评价：“我们很难判断姜坤先生是属于哪一类画家，他的绘画题材的多样性、跳跃性和包容性的发展，不像很多传统水墨画家那样固守在自己擅长领域的题材。”

书香闲情

爱与希望的涸渡

袁硕望

沈念的短篇小说《窟生》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因难产失去了母亲的小男孩与因难产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两人同病相怜，因爱结缘，一对“母子鱼”母子连心，相依为命。故事充满了温情，散发出人性的光芒，让读者从人与自然的搏斗中看到了生命的力量，从黑暗的缝隙里看到了爱与希望。

人性微光：黑暗缝隙中的爱与希望

在《窟生》里，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境里，大自然的灾难和人生的苦难总是相生相伴，主人公的生活充满了攻讦、阴谋、伤害和流言蜚语，黑暗似乎无处不在。然而，透过黑暗的缝隙，爱与希望也无处不在，人性的微光犹如寒夜之星，熠熠生辉。

因为窟生，小说的两位主角分别失去了至亲至爱的人，他们虽然遭受苦难，身处逆境，却从未被生活的残酷磨灭内心的善良与悲悯。锦云绣馆的魏绣娘是美丽刺绣的描绘者，更是美好生活的描绘者，她绣出了花鸟虫鱼，绣出了紫云英，更绣出了小男孩梦中的红脸鱼。她视小男孩如己出，把母爱倾注在他身上，她是小男孩的守护神，是美的象征，善的化身。

小男孩梦里那条红脸鱼和刺绣上的红脸鱼既像妈妈，又像魏绣娘，红脸鱼、妈妈和魏绣娘在小男孩的梦里梦外人鱼合一，融为一体，亦真亦幻，隐喻了小男孩对母爱的深切渴望和对母亲的深深怀念。

魏绣娘与男孩，一个是失去孩子的母亲，一个是失去母亲的孩子，他们都是“窟生”的结果。情感缺失的互补和精神空虚的填充让二人形成了一种母子关系，胜似母子的关系。他们高度契合的人生苦难、生命经历和情感

曲折，使得彼此心灵相通，人性本能的情感需求和善良驱使，弥补了他们彼此的情感和精神虚空，从而互相照亮，彼此温暖。

生死博弈：人与自然的对垒和融合

大自然以其强大且不可抗拒的力量，气势汹汹袭来，人与自然的搏斗贯穿在《窟生》始终，也是这篇小说的关键张力。

暴风雨不能阻止魏绣娘给男孩读书，不能阻止她擦亮男孩心中的灯，不能阻止“母子鱼”互相依偎着，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静等暴风雨过去。

面对暗礁与风暴，在魏绣娘的呵护和鼓励下，希望的火种在男孩的心中燃烧。在这场人与自然、正义与邪恶的交锋中，男孩代表着人类和正义，他获得了勇气和力量。这样的勇气和力量让人想起了《山海经》里精卫填海和夸父追日等故事，《窟生》似乎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对父亲跨越江湖的思念，男孩还有自己的诗和远方，心海涸渡，他终将游向爱与希望的大湖深处。

沈念从《窟生》出发，后来他又写出了《树孩》和《镜中》，有树神附体的树孩和“活”在巨镜之中的男孩，同《窟生》里的男孩一样，三个男孩都在魔幻与现实之中穿插，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和巨大的能量，“它们的共性是都在向自然生命渗透于地方性资源之中寻求着超越的力量”(沈念语)，他们在与自然的交锋和博弈时坚定信念，坚守希望，不仅是身体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试炼。在自然的重压下，人的韧性被无限激发，并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赋予其神一般的力量，展现出生命不屈的姿态，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对垒和融合。